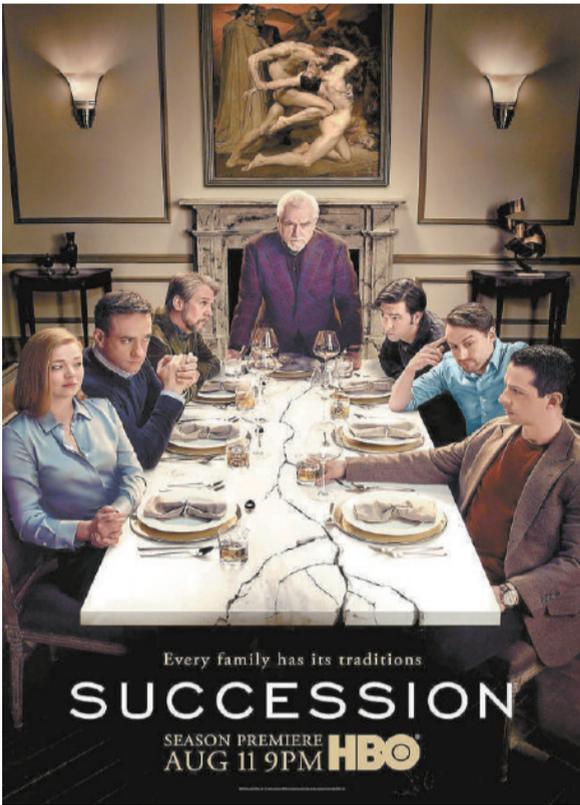


《繼承之戰》：被低估的驚艷之作



【北京日報】不久前，第72屆艾美獎頒獎典禮落下帷幕，HBO劇集《繼承之戰》包攬了最佳劇情、最佳編劇、最佳導演、最佳男主等四大重要獎項，這也是其在2018年首播以來最受矚目的一次大滿貫，其燒腦的劇情、精良的制作，絕對可以算是HBO無數精良制作中的典範。看似傳媒大亨在商業帝國的浮沉縱橫，富二代們為繼承父業爾虞我詐的豪門內斗，實則是傳統媒體在時代沖擊下求存的真實寫照。

看過該劇的人很容易發現，劇中的羅根家族在某種程度上對位的正是現實世界中的默多克傳媒帝國。除了人物架構，在情節設置上也能找到不少呼應，真真假假，引人入勝，讓本來虛構的電視劇有了天然的可信度。在英美電視劇都力求拍出“電影大片”質感的潮流下，《繼承之戰》保留了電視劇特有的傳統，不論是場景設置，還是敘事結構都尤為集中和緊湊，很多單集中的某一場戲拿出來搬到舞臺上

作為一出話劇片段也不為過。尤其劇中大量精妙的臺詞和塑造人物性格的調度細節，構成了本劇特有的心理節奏，讓劇中大大小小二十余個主要人物栩栩如生，各有滋味和看頭。這當中尤以布蘭恩·考克斯飾演的老父親羅根和吉瑞米·斯特朗飾演的次子肯道為最勝。一個是老謀深算、將唯利是圖的子女們玩得團團轉的老狐狸，在讓人心生忌憚的同時，又為他無法信任任何人的高處不勝寒感到悲憫；一個是出爾反爾、唯唯諾諾、始終是“父親眼里最善良最聰明，但不夠狠”的懦弱兒子，你眼見他如何在老父親的一次次重擊下，從大男孩變成商業帝國的下一代梟雄。

骯髒的權錢交易、親情與人性的較量、傳統媒體行業在新興產業下的巨大沖擊、背叛與信任、妥協與堅持、欲望對人的操控和異化……既是該劇的主要構成，也是現代商業帝國的真實記錄，讓人毛骨悚然，却又欲罷不能。全劇無純善純惡之人，皆血肉之軀的真人。編劇之于本劇的貢獻，絕不僅僅是羅根的商业帝國數次生命攸關的一波三折，而是他筆下描畫的一個個活生生的人，言談舉止，細微之處皆見功力。故事主線圍繞羅根和肯道的明暗較量展開，尤其第二季收官時一向對父親羅根言聽計從的肯道在記者聽證會上，一番揭露其罪行的發言，大有“俄狄浦斯弑父”般的悲劇感，但比起俄狄浦斯的無意識，肯道發狠的“弑父”壯舉則是父親羅根一路栽培、言傳身教的成果，讓人直呼快哉的同時，又不得不承認人性的異化和扭曲。

愛默生說過：“一個機構無非是其領袖影子的延長”。這句話用在劇中羅根和他一手建立起來的羅根家族身上再合適不過，承襲着羅根利益至上的人生宗旨，羅根家族的三子一女無不各懷鬼胎，機關算盡。不論是對生父，還是手足，都是一副“人人為己”的空心腸。第一季時《繼承之戰》的收視成績並不喜人，最終也只在豆瓣上得到了8.3的評分，畢竟劇集中展現的豪宅生活和波詭商戰離絕大多數布衣觀眾的生活相去甚遠，很難有代入感，但是主創團隊以其擅長的美式黑色幽默和以第三者視角窺視人性的角度最終還是贏得了人心，使得第二季時創下了單集劇集平均超9分的佳績。晃動的鏡頭時而突然推進加重緊張感，時而以長鏡頭式的記錄呈現，仿佛遙遠的第三只眼在悄無聲息地窺探羅根家族下一個不可告人的秘密。前兩季的海報中，羅根家族身後分別是兩張巨幅油畫，一幅是魯本斯的《老虎、獅子和美洲豹的獵捕》，一幅是布羅格的《但

丁與維吉爾在地獄中》，不論是前者展現的人獸爭奪廝殺，還是后者所暗示的地獄七宗罪——傲慢、妒忌、暴怒、懶惰、貪婪、貪食及色欲，都令劇作所要折射的內涵昭然若揭。

佛系無為的大兒子、徒有遠大抱負勇謀都欠佳的次子、看起來精明却自以為是的傲嬌女兒、油腔滑調極度自戀的小兒子，無一是羅根心里合格的繼承人，不論如何風雲變幻危機四伏，幾度經歷生死關頭，羅根還是能以一敵多，將兒孫們玩弄于股掌之間。對外，羅根家族團結一致共渡難關；對內，羅根家族化親為敵，你死我活。羅根悲哀于這一切，但又無時無刻不享受着這一切。豪門中，家庭不僅僅是同一血源的集聚，也是血淡于水的最好驗證。總是在分崩離析的即刻，又被血緣關係無形捆綁在一起，每個人物都被撕扯成一個獨立的矛盾體，讓人又憐又恨。

第二季中，羅根家族因為郵輪部門爆出丑聞，深陷巨大的危機。面對被董事會強制要求辭職以挽回集團正面形象的絕境，羅根決定從家中選取一個足夠分量的人來背黑鍋。最後一集，威尼斯的豪華郵輪上，羅根將向眾人宣告自己的決定，寬慰大家盡享自己做決定前最後一夜的狂歡。面對美景佳肴，人人味同嚼蠟，想盡辦法規避被選中的可能。夕陽余暉下的巨輪和近前簡陋的漁船形成鮮明的對比，也昭示了權錢交易背後上流社會對貧弱的剝削和碾壓，這既是故事情節使然，也是弦外之音。

幾番鬧劇之後，羅根決定讓肯道在記者聽證會上，作為羅根家族的替罪羔羊將所有過失獨攬，而這也意味着肯道的事業之路隨之終結。在表達“選擇即為信任”之余，羅根向肯道講了一個耐人尋味的故事：“印加人在面臨迫切的危機時，會犧牲一個小孩向太陽獻祭，只有獻出摯愛，才能讓太陽再次升起。”甘願代父受過的肯道在將行前也鼓足勇氣向父親發出了自己內心深處的探問：“爸爸，你覺得我能繼承你的大業嗎？”羅根輕描淡寫地說道：“雖然你足夠聰明和優秀，但你不够狠，你得變得狠點才行。但現在，你應該已經不必了。”

數小時後，在關乎羅根家族帝業生死存亡的記者聽證會上，肯道一反常態，棄去事先準備好的認罪聲明，當眾指控父親羅根才是郵輪丑聞背後的那只大手。電視機前的羅根平靜地看着這突如其來的反轉，目光深邃，靜氣如常。就好像，此時這一刻是他全力考驗肯道之後修成的“正果”，只是沒想到來得如此之快，真正的繼承之戰行將開始……

勿讓“碎片化”追劇帶偏創作

【光明日報】隨着生活節奏的加快和觀眾媒介使用習慣的改變，通過以微博、抖音為代表的社交媒體和短視頻平臺追劇的現象，在年輕觀眾群體中越來越普遍。無須整塊時間，不用連續觀劇，只要在相關平臺搜索劇集話題關鍵詞，或者關注一些影視知名賬號，觀眾們就可以把新播劇集的“名場面”一網打盡。更有甚者，會選擇觀看“一分鐘看全集”的視頻剪輯，把整集情節囫圇吞下。

在移動互聯網改變生活的大背景下，觀眾利用碎片時間看劇、談劇，本來再自然不過。但當“碎片化”追劇取代了影視作品觀賞，讓“速食”成為常態時，這種觀看習慣就值得警惕了。

需要明確指出的是，雖然從傳播過程來看，“碎片化”追劇是在接收環節出現了問題，但其根本原因并不都在觀眾這一端。大部分觀眾最初選擇“碎片化”追劇并非因為沒有藝術鑒賞力，也不是沒有耐心追劇，而是在曾經“注水劇”泛濫的蝕害下，形成了一種審美上的自我保護機制。因為害怕在一部“注水劇”上浪費太多時間，所以選擇通過圖文信息和短視頻擷取“精華”，久而久之便養成了“速食”習慣。

在觀眾這種“速食”習慣的養成過程中，短視頻平臺的“流量經濟”和劇集宣傳方的營銷

手法也起到了助推的作用。熱播劇中的精彩橋段、金句臺詞是吸引用戶的天然磁石，截取、上傳再加上一些噱頭式的標籤，便可輕鬆收獲大量關注。部分劇集宣傳方也看中了“碎片化”傳播覆蓋面廣、下沉度高、引流能力強的優勢，主動在社交媒體和短視頻平臺上傳劇集相關短視頻，甚至做了分門別類的細分服務。比如，某部熱播都市話題劇在抖音平臺的官方賬號上，就分出了金句、段子、情感戲等不同合集，每一集的相關橋段都會被收錄其中，完美服務了習慣“碎片化”追劇的觀眾們。

表面上看，“碎片化”追劇讓觀眾節約了時間，令網站收獲了流量，為劇集攬收了話題熱度，是個順應潮流的“三贏”選擇。但事實上，這種“速食”習慣對電視劇作品質量、觀眾媒介素養乃至整體創作環境，都造成了隱形卻又巨大的傷害。在碎片化的短視頻中，人物的性格與心理邏輯被簡化為“人設”，衝突的發展與激化被精簡為“名場面”，情節的跌宕起伏被濃縮為“反轉”。觀眾看似看懂了劇情，但作品的節奏被破壞了，人物的意味消散了，價值和意義的輸出也淪為了口號。

更進一步說，當觀眾喪失了連續觀看的耐心，當充斥網端的是斷章取義的片段，電視

劇作品的藝術完整性應當如何傳達？當被片面解讀的碎片化段落插着道德義憤的翅膀深入人心，還如何保證輿情和作品表達的一致性？當電視劇觀眾，尤其是年輕觀眾在“碎片化”追劇習慣的影響下審美心理日漸浮躁，可持續發展的健康創作生態又如何為繼？

電視劇既是文化產品又是藝術作品，既要實現傳播的經濟循環，又要保證意義循環的暢通。“碎片化”追劇是對經濟循環的疏通，却也堵塞了意義循環的要道。

在藝術生產中，創作與接受從來都是相互影響的，電視劇作為一種大眾藝術更是如此。在圖文和短視頻的“碎片化”傳播中，擁有火爆、刺激的話題，追求單點突破的作品更容易引起廣泛討論。這種媒介偏好已經對當下電視劇創作的美學傾向產生了影響。比如在都市劇中，以性別衝突、代際衝突為代表的爭議性話題，成為不可或缺的敘事要素。但很多作品中的話題是策劃出來的，人物淺顯、背景虛化、衝突懸浮。這樣的“話題”除了能挑起觀眾的情緒，為“碎片化”傳播提供更多燃料，並沒有太多藝術意味和審美價值。

任何藝術形式的受眾都靠作品來培養。如果說“碎片化”追劇是“注水劇”盛行的後遺症，那在現實主義與精品化復歸的新趨勢下，創作者就不應再被這種畸形的接受方式牽着走。歸根到底，只有回歸常識、涵養品質，才能成就經典。（作者：卞雲璐，系山東師範大學新聞與傳媒學院講師）